

雕刻师必须一丝不苟,而修脚师手中的刀,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池

脚是平等的,人也是



清华池修脚
师李金明在为老人修脚。由于技艺精湛和多年坚持上门为老人服务,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兰德华

在北京,有两个“清华”。

第一个“清华”事关头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学子,在这里学习知识、丰富灵魂;第二个“清华”负责修脚,100多年来,从市井百姓到社会名流,修脚师们用一把修脚刀,为客人祛除病痛。前者是百年名校清华大学,后者是百年老店清华池。

1905年,在珠市口大街北路,一家名为“小沧浪”的澡堂开业,它是清华池的前身。6年后,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建成……

如今,在清华池脚病治疗中心,有一个学雷锋服务队在修脚师李金明的带领下,38年来坚持上门为老年人服务。从一辆三轮车到现在的8辆汽车,修脚师们累计服务老人几十万人次。

多替儿女尽份孝心

11月26日清晨6点多,在清华池总店大厅,数百名员工齐聚,表彰那些在“为老服务”中表现突出的修脚师。

常静是一名刚入职5个月的修脚师。她原来在牛街敬老院工作,敬老院的老人平均年龄在90岁左右,很多都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不少老人患上脚病,由于长期得不到及时修治,部分严重的甚至导致甲沟炎,引起化脓肿痛。有一个刘奶奶,大脚趾红肿得像个胡萝卜,还流脓。在做脚部护理时稍有不慎,老人就会痛得叫起来。

每每出现这种情况,常静总是自责,不能为老人解除痛苦。当看到清华池的修脚师上门为老人服务,她被他们精湛的技艺和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所打动。

为了给敬老院的每一位有脚病的老人提供及时的治疗,减轻他们的痛苦,常静自己购买工具,尝试着为那些老人修脚。但在实践中她才发现,修脚并不简单,光有爱心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后来,常静干脆辞掉工作,跑去清华池学修脚。

2014年,一个叫祖培鑫的年轻人进入清华池脚病治疗中心,至今参与“为老服务”200多场次。

大乘胡同将永远刻在祖培鑫的记忆中。一次上门服务去到那里,修脚前,他看到老人的脚很久没洗了,向老人的儿女请求,是否可以为老父亲洗一下。没想到他们那么冷漠。

后来,祖培鑫自己找了块布,给老人洗了脚。

修脚师的自我修养

抢刀、轻刀、条刀、片刀、刮刀,每个修脚师都有5大种修脚刀,而每种刀又根据大小不同分为若干型号。修脚师最少有15种工具。修脚师马志承说起修脚工具,如数家珍。

针对不同类型的病脚,不同的刀具派上了用场。“修、挖、切、剪,对症运刀。”马志承说,比如治疗甲沟炎,西医采用拔甲术,痛苦大,愈合周期长,而清华池技师运用劈挑术,去除嵌在甲沟里的趾甲,见效快,痛苦小、恢复快。

作为中国传统医术和刀法相结合的疗法,修脚术对治疗甲沟炎、灰指甲、滑囊炎等

各种脚病具有显著疗效。

在清华池,和传统技艺一起传承下来的,是百年老字号的职业精神。

马志承于2007年来到清华池,在后勤部门工作了3年。本着想学门手艺的初衷,他从2011年开始学习修脚技艺。7年来,他累计“为老服务”数千次。

有一次,当马志承到达一个上门服务的地点时,发现修脚对象是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病床上,老人已经穿上了寿衣,因为脚指甲过长,鞋穿不上。

“没事,修吧,老人还有口气。”老人家属安慰他说。

“我会让老人穿上鞋,安心上路。”他打开工具箱,拿出刀具,一一摆开,有条不紊地开始自己的工作。

当他给老人修完脚时,显示老人心率的电子屏上只剩下一条平滑的直线。

回到店里,他对老师傅们说,自己没有给同行丢人。

和马志承同一年学修脚的,还有孙雪超。孙雪超大学毕业后到清华池,本是在办公室做文员,经常要在网络和电话里回答脚病客人的提问。专业知识不足,他就常向专家讨教。每天看到众多的脚病客人痛苦而来,满意而去,他心动了。

上大学前,孙雪超曾梦想成为一名牙医,阴差阳错学了计算机。“治疗脚病和治疗牙齿,又有什么区别?都是解决病人的痛苦。”2010年10月,清华池修脚队伍中多了一名大学生。

孙雪超说,修脚师和雕刻师,其实工作是一样的。雕刻师必须一丝不苟,而修脚师手中的刀,也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池。

理应得到更多尊重

从蓬头稚子到百岁老人,从普通百姓到领导干部,在修脚师眼中,脚都是平等的。但修脚作为一门职业,至今还被不少人“瞧不上”。

马志承在清华池工作多年,但在河北老家,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个修脚师。“如果有人问起,我就说在浴池上班。”他说,老家的人至今看不起修脚这个职业,觉得“不入流”,是下等职业。

比马志承更困惑的是顶着“大学生修脚师”头衔的孙雪超。很多人不理解:堂堂一个大学生为什么会干这个?相比这个行业的辛苦,来自社会的职业歧视更令孙雪超觉得委屈。

“当年挑粪工时传祥被国家领导人接见,受人尊重,为什么现在做修脚师还会被人看不起?”孙雪超想不明白。

2014年8月,清华池传统修脚术作为中医诊疗法入选第四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一古老技艺在国家文化层面被认可。

如今,清华池有了自己的博物馆。前来交流的瑞典足医团为中国同行的精湛技艺竖起了大拇指。

清华池副总经理任新春从修脚师干到管理层,30多年的从业经历让他对员工们的困惑深有体会。“在旧社会,修脚是‘下九流’的行业。在愈发尊重劳动的当今社会,修脚师理应得到更多尊重。”他说。

精心检测

黑龙江省肇源县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嫩江盾构施工现场一片繁忙,中国石油管道局盾构员工在狭小的空间内制作安装竖井钢格网。监督员在现场监理的见证下,对每批次进场原材料进行取样送检,不合格一律不能投入使用。

宋洋 摄

“蜗居”

孔令丹 吕金奎

10月末的一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工务段南岔路桥车间南二工区的职工们拿着手锤、钳子等工具,弯腰钻进长46米、孔径只有0.9米的铁路涵洞管节内,进行维修作业。

“我妈听说我最近在横穿铁路路基的管节里干活,早上让我多添了几件衣服,这干起来还真有些施展不开啊。”青工高明皱着眉头说道。

季节变化造成涵洞两段水泥制的管节连接处时常发生拉开和“错牙”问题,需要桥梁工进行水泥浆堵漏、安装铁板、焊接等多项工作才能维修好。虽然不需要什么大型设备,但在狭窄的管节内,几个人蹲在一起同时作业,着实有些难度。如果不及时处理好上述问题,很容易因列车震动造成水泥管道上方的土和石砟掉落,最终导致道床坍塌。

为了尽快整治病害,职工们每天到了现场就钻进管节内。无论是间休还是午饭都在里面解决,所以有人打趣说,自己每天的工作就是“蜗居”。

“小伙子,这时候干这活衣服得穿厚点,一会儿蹲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好处了。”年过半百的桥梁工张国新意味深长地说。

不一会儿,深秋的冷风吹进管节内,让人瑟瑟发抖,高明果然体会到了衣服厚的好处。但因为总是保持一个姿势,没有多余的活动空间,腰和腿麻得几乎蹲不住了。这时,身边的张国新迅速往后退了几步,让他平躺一下,直一直腰,伸一伸腿。

缓解了麻木的高明迅速恢复了作业姿势,他打趣道:“真舒服,现在能站起来都是一种奢侈啊。”

4个多小时的工作忙完了,职工们一个个从管节内蹲着走了出来。有的灰头土脸,有的扶着腰,有的捶着腿。

看到一列火车从作业地点通过,刚透了一口气的工长立刻又进去检验质量。不一会儿,看他竖着大拇指从里面出来,大家因为紧张、疲劳、寒冷而变得僵硬的脸上终于绽放出轻松的笑容。

冲锋在前



图为近日,质检站副主任周祥春(左)和专责工程师张少波爬上去回收塔采气样。

张春胜 摄

田宏远

随着无人机巡线、远程监控等科技手段在石油开发和生产中的应用,徒步巡线渐渐成为石油发展史上的回忆。但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季,低温严寒导致的管线冻堵、刺漏等威胁着油田的安全生产。近日,西北油田采油三厂组织了“沙漠巡线突击队”,对散布在大漠戈壁的管网进行地毯式安全隐患排查。笔者随队参加了这一冬巡行动。

陷入泥沼

时间:11月26日
地点:采油八区
天气:晴转多云
风力:3级
气温:-7℃~7℃

冬日暖阳照耀着塔克拉玛干,却无法驱散那刺骨的凉意。河面上、低洼处、农田边,冰凌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人走在上面,“咔嚓咔嚓”地响。

跨越一条田埂时,何巍杨一脚陷进泥沼里,整个鞋子成了泥鞋。奋力拔脚时,只拔出了脚,鞋子却被深深吸进了农田里。

两个95后站在荒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感受着和父辈同样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

冬日沙漠巡线日记

硕士何巍杨所在的突击小分队承担着从塔河北岸到三号联的巡线任务。这段管线是采油三厂的油气主动脉,输油管道、伴生气管道、天然气管道及注水管道穿越道路、农田、水域,芦苇荡及村庄。管线全长26公里,被分成三段,今天要完成的是其中的一段。

这里是新疆的棉花主产区。眼下,棉花刚刚采摘完,棉田正在进行冬灌。农田里灌了半尺多深的水,淹没了田埂和小路,水面上还结着薄薄的冰,经过棉田的管线也淹没在水中。

跨越一条田埂时,何巍杨一脚陷进泥沼里,整个鞋子成了泥鞋。奋力拔脚时,只拔出了脚,鞋子却被深深吸进了农田里。

由于农田、水域等的阻隔,大家不得不绕行。据统计,这段油气主动脉穿越大大小小水渠90多条、农田130多块。

他打趣道:“热情的塔克拉玛干太有吸引力,我愿做你的粉丝。”

过了一块棉田,又遇一条水渠,水渠上架着一条钢管。大家拉着手,互相接应着过了桥。水渠边是茂密的芦苇荡,芦花飘飞,大家艰难地分开芦苇穿行,不一会儿满身都沾满了芦花。

队员们带着黑色垃圾袋,随手捡拾起散落在大漠里的塑料瓶、饲料罐等垃圾。路上遇到几个在田里引水的维吾尔族村民,队员王照之忙走上前热情地打招呼。他给村民讲解在油气管道边干活的安全注意事项,并发放保护沙漠环境的宣传手册。亲热的交谈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由于农田、水域等的阻隔,大家不得不绕行。据统计,这段油气主动脉穿越大大小小水渠90多条、农田130多块。

由于农田、水域等的阻隔,大家不得不绕行。据统计,这段油气主动脉穿越大大小小水渠90多条、农田130多块。

今天的巡线是采油三厂油气处理部两名新分来的大学生李庆磊和赵瑞学,两张长着青春痘的脸上还带着几分稚气,让人有点怀疑他们能否承受巡线的艰苦。

在很多人印象中,90后娇生惯养,不能吃苦,强调自我,追求个性,缺少理想和担当。

突击小分队的任务是巡查一段油气集输管线,管线全长5公里,穿越戈壁、农田、道路和水域等。

塔克拉玛干沙漠号称世界第二大流动

沙漠,散布在大漠里的油气管网,地面状况很不稳定。李庆磊和赵瑞学对着事先打印出来的管网图,仔细地核对着数据。看样子他们一定做了充足的功课,对沿途的植被、农田的变更、流动沙丘可能发生的位移等,都提前进行了详细的查阅和计算。

按照20米一个打点定位,在河流、道路、田埂两边定位的要求,赵瑞学用手机GPS定位打点,李庆磊记录沿途情况。两人配合默契,有条不紊。

在一个穿越戈壁的管段,两人在一组立交桥式的管网前迷失了。按照图纸,这里应该是两条并行的油气管线,可两人现场看到的却是多条管线纵横交错,辨别不清来去脉。

随着油井的不断投产和流程的改变,散布在沙漠里的石油管网也一直在变化中。如果没有准确的定位资料,在进行危机处理和流程更改时就非常困难。

他们重新查阅管线资料和施工图,询问可能知情的人员,终于搞清这里除了两条并行的油气管线外,后来又有两条稠油掺稀管线和注水管线经过。

看着两个年轻人在戈壁坚定行走的身影,感觉他们稚嫩的双肩已经有了担当。

为了节省往返时间,太阳正当头的时候,两个年轻人就地吃了顿露天的午餐——那是他们早上装在背包里的一张新疆大馕。

赵瑞学“咔嚓咔嚓”把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又一口咬了一块大馕饼,笑着说:“第一次感觉馕饼这样香,白开水也这么好喝。”

馕饼又干又硬,杯子里的水也已经冰凉。这两个95后石油工人站在荒凉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迎着风沙,感受着和父辈同样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的豪情。

大漠遇“刺”

时间:12月1日
地点:采油10区
天气:阴间小雪,转晴
风力:6级
气温:-5℃~0℃

女技术员果静带领的这支突击小分队由工艺技术人员、工程施工人员和无人机导航员共7人组成。

一大早,戈壁上便刮起了大风,天地一片灰黄,一张嘴,便感觉满嘴细沙。天空中还不时飘起细碎的雪花,和黄沙混在一起,分不清是沙子还是雪粒。

这段管线穿越大片的戈壁。果静穿着一双高筒的翻毛工鞋,一脚踩下去,覆盖在地表的一层白色盐碱像酥皮一样碎裂,细细的沙土淹没了鞋面。她艰难地从沙土里拔出脚,带出的黄沙随风扬起,有的卷进裤管里,有的飞扬到空中。

在她身后,一行人一个跟着一个踩着前人留下的脚印,深一脚浅一脚在戈壁上跋涉。

穿过红柳丛,趟过芦苇荡,又走过胡杨林,大家来到一片长满骆驼刺的盐碱地。忽然,走在最前面探路的韩坤龙“哎哟”一声,跌倒在一片野枸杞上。枸杞枝上的尖刺扎破了他的手指,他在大家的搀扶下站了起来,甩了甩手,说声“没事”又走到了最前面。

不知不觉,夕阳西下,风沙似乎小了一些。这一天,突击队完成了6公里管线的巡查任务。

大漠落日,红透了半边天。突击队员们红色的剪影被镀上了一层金色,在苍茫的大漠上,像一朵朵跃动的火焰。大家放声高歌,歌声回荡在塔克拉玛干,戈壁醉了。

带着笑声返乡

12月5日18时30分,K4130次棉农专列从新疆阿克苏站开出,载着2850名来自河南等地的棉农返乡。14年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客运段先后开行200多趟棉农专列,运输棉农56万余人。

专列共要开行61个小时,今年首次设了一节卧铺车厢,而大多数棉农仍将一路坐着回去,车队在车厢里组织了文娱活动,为漫长的旅途带来一片欢声笑语。

图为棉农在表演歌舞。

本报记者 蒋茜 摄

